



經武要略正集七卷目錄

七卷

方畧

勝筭



經武要略正集七卷目錄

經武要畧正集七卷

臣莊應會纂評

方畧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

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

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如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將宜五德咸備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金

鼓旗幟之制官者百官之
分主用者主軍旅費用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
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進而不可擊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不可
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
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
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
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則我眾敵
寡能以眾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
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備者多則吾所與

戰者寡也故備前則後寡
敵之勢分也
備後則前寡備

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
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已者也

發所必應
敵在吾手

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搗其虛敵必隨多其
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備不
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眾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
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
攻具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

淮陰陳船
渡臨晉而
伏兵從夏
陽蓋與此
合

要知雖示
以必濟而
駐兵築壘
廣為舟航
尚需時日
則敵備必
緩因於他
處潛渡此
更出其不
意

此守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
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卽駐兵築壘鑿
林剝木廣為舟航示以必濟也令精兵銜枚於他
處舉筏而渡擊沿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卽後而
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遇彼斷絕之路大軍倒
回以詭敵敵聞以爲然所備必緩卽陰令輕捷者
傍間道以懸梯竹索亟渡出其不意我卽回大軍
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譟挑戰勿卽應
久之徐徐引退敵來薄陳且動卽亟出突騎衝其

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旣酣陰以奇
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
其術五也敵戰時伏精兵於大陳後不施旗鼓弓
箭惟以強弩劍盾戈鋌候前陣戰士困乏麾開前
陣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再揮前陣兩向
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皆示以近
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道也孫子曰兵以
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

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
盡兵以守敵衝則兵受牽綴而彼間行襲我無備
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
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
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
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
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浚谷中盤絕徑潛師其
間不鳴金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腹心者曰伏道
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

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
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
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守
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今夫
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
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
關而主人不知察凡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
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
是矣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

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六國嘗攻函谷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而姜維拒之其爲守備者素也劉滸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滸會岑彭攻公孫述自江洲泝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逸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

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繇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田令孜守潼關關左有谷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猶有正奇伏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可不知此三道而使之將耶

漢兵大破趙軍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韓信曰兵

山林水澤
二語陷死
置亡二語
俱出兵法
而用各因
時神明在
人

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士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令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

漢武帝時趙充國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

世言充國
守將非戰
將觀此何
嘗不能戰
奪於先聲

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見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擢爲後將軍匈奴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蘆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裳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是後羌人抵冒渡湟水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

未然為備
便得先着
若俟種落
既聯之後
蔓則難圖
矣

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拒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武帝年號先零豪對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本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日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欲擊鄯善

不知機變
適啟兵釁
今日邊情
頗多類此

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預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嚮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慶為虜所擊失亡

觀兵難喻
度一語後
見老成忠
慎之謀

鑒於形勢
便分勝負
之機不待
矢石交攻
方圖上畧

亞夫不識
俱以遠斥
候為務觀
此則遠兵
候亦兵家
衣鉢矣

得士心乃
是本務第

車重兵罷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曰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較街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

防範甚密

養氣

平議

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較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嘗以遠兵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

威信在此

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印以聞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若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

威信招降罕开及刦掠者解散虜謀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奪其產業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吏士知羗事者博議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駝負二十

真老成萬
全之見

翁孫因以
特重勝人
而於其情
亦精晰已
極

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斗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勤勞而至虜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
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
爲夷狄笑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
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掠故臣
愚欲捐罕开闢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
以震動之宐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循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功不

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
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羗
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誚充國曰張掖以
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進百姓煩擾將
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
欲至冬虜驅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戰塚寧有利哉今詔破羗將軍武賢燉煌太守快
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齋三十日食以七月
廿二日擊罕开及鮮水將軍引兵便道西並進雖

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較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大白出高昌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因天時誅不義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使宜自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

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拜

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拜
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使為寇罕羗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令罕羗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戎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釋取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不便先零羗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

徹入底蘊
非身履怎

知

知彼

用兵先瞭

情勢灼始

立得以

輕戰為功

鮮仇結約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
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若擊罕羌先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
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
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
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數不一三歲而
已臣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
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

罕开不服須正月擊之得利之計又其時也以今
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璽書報從充國計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
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
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逆也緩之則走不顧
急之則還致死諸較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
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
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
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

兵足成遠
不假力征
此上將畧
也

優文自營
二語別盡
古今邊臣
之弊

兵屯待敵
終是不戰
而服之之
計

二百
而兼
不敢動
坐困之也

可見軍事
至大亦至
細

復故地充國以聞奏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
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
遣充國曰諸君但欲優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
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卒不煩兵而下充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羗
將軍諸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
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虜
強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

懼使客諫充國曰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
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
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
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
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
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册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
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

始終只此
定見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
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
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
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三
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
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
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
及公田民所未墾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益積蓄省大費謹上田處及罷用簿惟
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
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生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明主

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取勝虜
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宐十二事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
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虜揚威武折衝之
具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僥倖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
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勢九也又亾驚動河南大并小行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
役預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
詔博詳採擇上復報曰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

計定於必
然非踰度
也

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
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
笑勝少笑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
遠客分散饑凍罕升莫須又頗異畧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爲
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虜自燉煌以至遼東萬一千四百餘里
乘塞列隧吏卒數千人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部曲相保爲塹壘

木拒較聯不絕便兵弩飭闔具以逸待勞兵之利
也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
虜見萬人留田爲必擒之具歸德空不久矣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
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
解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
貶重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念奉詔出塞

充國勝猷
全在不苟
二字

有臣如此
遑事何憂
不治

議紛數
誰斯老成
勝者

明年即罷
屯振旅充
國不但破
虜壯猷亦
善居功引
還

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令臣數得熟計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嘗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上以破羗

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請罷屯兵破虜可日月計果然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既見空歸功於二將軍出擊將軍計未失也充國

一時勝績
萬世忠良

一息向存
志忠國
計

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疾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酒數醉醕羌人反叛卒如充國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營平老成石畫非特出漢庭諸將之右既統論古今名將外籌羌虜內充邊計不爭一時之功而務求百年之利者未有若斯之深心獨斷者也且舉朝皆欲出擊屢屢璽書詰責而寧違詔府辜必不隨俗依阿致喪軍實忠盡壯猷彌老

彌篤而昭帝亦竟從充國之計慰勞有加君臣相與成功尤見吁咈都俞乃安攘立功之本至於戰守屯戍篇中事事可法故獨詳錄以示籌邊萬全之策

漢延熹中

桓帝年號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

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召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

塲皇甫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臣生長

留心經濟

幽岐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人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

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

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

等破之

漢末康

桓帝年號

三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

攻武威段熲追擊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

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

顏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

地形兵勢四字乃兵家緊要關節如孫吳九地利敵等篇皆論

衆不時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空可三思術畧
頽因上言曰臣見先零東羗雖數叛逆而降於皇
甫規者已三萬許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躡
蹶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
春屯結不散人產疲羸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
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
二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
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巴各內

壯氣吞胡

等虜鑿鑿
如此豈非
全具勝筭

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
千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地是為擁疽伏疾留滯
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
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
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寇盡破匈奴長服內徙郡
縣得及本土復計永和順帝中諸羗反叛十有四
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
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今不暫疲則永
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

孫武云料敵制勝上將之道紀明深見豈尋嘗
介冑之士所能及

乘吳之虛
掩亮以速

三國魏主問吳蜀安討何者為先司馬懿對曰吳
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
吭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
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
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諸葛亮攻天水圍將
軍賈嗣魏平於祈山魏主使懿西屯長安都督雍

孔明天下
才翻為仲
達覷破

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
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
軍駐雍郃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
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隄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
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
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卷甲晨
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
之所戒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

亮相遇懿列陣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
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木爲
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

仲達用兵吳蜀之間智畧孔多然頗走陰竒一

路

晉杜預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上表
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
二止於無功耳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
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

不止忘誠
且識機會

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以謝
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皓怖而生
計或徙都代昌夏完修江南諸城達其居人城不
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
所及時帝與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
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王淫虐誅殺賢能
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晉元帝命周訪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討華軼軼所
統武昌太守馮逸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

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禮等萬餘人助
逸大戰溢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
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
振武將軍復命與諸軍共征杜弼弼方作桔槔打
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拒之桔槔不得爲害賊
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王敦
時鎮溢口遣督護繆粲李長受訪節度共擊彥彥
軍退走訪率帳下追彥斬之時訪爲流矢所中折
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

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出詭結幘纒
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
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
曰賊雖引退然終知我無備當還掩襲宜促渡水
北旣渡卽命斷橋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
討華軼而江州平征杜弼而漢沔定膽佐以才
乃克有濟

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遣長孫晟送千金
公主至其牙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

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
臨諭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大懼修築
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
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而
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
曰諸夏雖安戎場尙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
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臣於周
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
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

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于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
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
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
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
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霄則攝圖分衆還備
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
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
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

聚米而談
不是過也

皆納用焉

唐郭元振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
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裂十姓之地乃以元
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
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
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
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過其意
恐邊患必甚於前宐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
惡不得萌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

茸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
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
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西
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
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宐報欽陵曰四鎮
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
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
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
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蕃等

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策後從之

不從裂地解兵之請固係識高而機宜緩急之間何神妙也

李愬降吳秀琳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亾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留之而無害則當留以分其勢若恐爲敵聲援又當急拔以傾其根本臨敵相機智者得之

受高一着

唐馬燧進兼魏博招討使討田悅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衆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南李芑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扼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趨魏州令日聞

維車絕河土囊遏水匿火焚橋種種異畧

糧少利速
攻其必救
着着從孫
吳運化得
來

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
眾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
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北靜無動比悅至燧縱兵擊能動
之悅敗奔橋橋已焚眾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
萬級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芑問曰糧少而深
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為
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
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
破之皆曰善

洵美糧少悅因堅壁雖日挑戰不為之動趙魏
州而必救之形成矣如舞梨花盡進退屈伸之

法

唐天寶

玄宗
年號

時突厥新有難王忠嗣進軍磧口經

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偽降
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
間於拔悉密於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
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青塞橫野
軍實之并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

恬不爲慮
世事若此
寧不可憂

如此作用

餘氣已半

人下惜乎

論時輩忌

附

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計
而將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宗澤以爲憂乃渡河
約諸將共議事宐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
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
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
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路人馬咸願聽澤節
制

宋紹興中僞齊遣李成挾金人人侵破襄陽唐鄧
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

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

命岳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

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

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

害無如飛者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

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

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

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

以長攻短

素知岳飛而又自壞其萬里長城區區半壁亦幸而免
襄莫既平恢復之基以立

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創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成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眾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眾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

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鄧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河北路荆襄制置使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入覲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

紀律有常變化無常

忠孝是其根本深機是其妙用

引水寇攻水寇之勝也

班超出使以夷攻夷今飛以寇攻寇故成功皆易

既使黃佐招楊欽復使楊欽招俞端劉詭等總是以水寇攻水寇法群黨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泰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

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奮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敢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

既降楊么
遂窮蹙投
水神哉岳
侯之用兵
也

惡言多罵
者使揚毀
下先備
得此等
人

衛霍威風
翻作龔黃

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詭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碍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

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沒嘆曰岳侯神笑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古來名將亦有負冠軍蓋世之姿而勝負平分者何武穆旌壘所至如霆雷擊物風雨摧枯此天助耶抑人力也高山景行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

與許洞論
古法之言
合

早知此法
騎劫軍中
豈獨無矢

宋紹興元年王德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於
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
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
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
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德
獻俘行在

宋張浚宣撫川陝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主
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金
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

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

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勢而前宣

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

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

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

在漢中
沔縣北

棧道

在漢中府
褒城縣北

之

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

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

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

興州一駐
而隴蜀皆
安誠為居
要

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續後咎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秦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太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韓世忠飭

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日眠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董聞世忠退甚喜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李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我逃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礮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李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聚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鷓口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合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千餘人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

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安欲

命諸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玠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玠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出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玠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旣而吳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玠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

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根道斷絕此存亡之
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
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
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日兵官賀仔
謀知撒離明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
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
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
關未定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較
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
備十年金人改盟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
鄜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急召諸將議俱謂河池不
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壯之因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守於此
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
韓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
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
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
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什鼓

只取法此
數語恩威
並著寇賊
自平

徑抵鳳凰山眺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
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
吉擒其謀主謝嚮施達等五百餘人聽民自相別
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汝遣獨取附賊者
誅之民感更生世忠固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乙
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柳邵世宗旣平
閩寇旋師若就休息忽繇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
濱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咸
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

荆門
之善

宋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
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繇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襄
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
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
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
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汀
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

守元人必
經之道

周外所以
衛內

扼元之舟
師絕元之
糧餉措置
節節有次
序事事中
窾要天下
全局在其
胸中而尤
以上兵伐
謀先為不

光化來歸琪獎用之琪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
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
兵自隨闕江琪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
屯施州元大將塔并海禿雪帥師入蜀統八十萬
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
防遏尋條上流備禦空為藩籬三層乞剏制副司
又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
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
層岷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

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十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
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俸曉
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
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
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
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
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寧武
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
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

伐謀之計

號寧武軍令弟璋領之

宋淳祐

理宗
年號

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孟珙應接遣

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鵲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棧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州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珙言沅之險不如

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梯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旣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尋兼知江

陵府

守荆非止爭荆也因國藩係此故併力嬰守誠
扼項堪胸之法

以寡擊眾
尤步據險

宋曹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
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
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
統李憲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
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
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

此議直是
知彼知己
且深明以
少擊眾之
法

越沔陽而窺蜀大安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
所短况眾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
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以寡擊眾非
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引兵上鷄冠隘
多張旗幟示敵堅守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
溪設伏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
眾矢石如雨萬身被數鎗令諸軍舉烽友聞遣選
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
東萊圍擊敵後隊敢勇軍總官夏用知西和州總

大元設伏
不可遲緩
以失事機

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總管
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
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
虎率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會大風雨諸將請曰
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
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
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
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
不利步鬪黎明敵兵益增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
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
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

友聞之死非戰之罪也實因衆寡不敵耳當時
虜衆數十萬據險設伏猶恐難禦而趙制使欲
令移駐大安失着已在於此

進拔江州
揚其巢穴
是進而不
可禦者衝
其虛也

國朝洪武初攻陳友諒之皖城不下劉基請進薄
江州江州下皖城焉往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
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

勿輕動日中晁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街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躡所坐胡床因悟而許洪都下

成化時固原土夷滿四與黨劫其從子指揮壽據石城叛陝西巡撫與中貴討之大敗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敗卽家超拜馬文升為巡撫佐總督項忠率京邊軍五萬討賊文升急馳至陝時兵已發

石城
城
人之
非戰

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婦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左副都御史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總兵破之於湯羊嶺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

紀

先剪其翼
以驚其心
則兩陣俱
潰

治兵守土
不受偽降
而賊復反
卒大破賊
遂以成功
若拘以文
法罪其偏
降致亂則
吳雖才其
能操縱自
用乎

蜀盜藍鄔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負何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所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趨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捕首虜降萬人

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復漢州未幾復反集眾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為帥昊請於彭澤

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反失利願發步
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饑死也澤如吳言賊
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
平

弘治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十八年勅楊一清經畧
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其威名聞至遁去
陞總制三邊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
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池
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

壽邊勝
劃法指掌

從來邊庭
積弊若此
乘時修舉
是在得人

失守虜眾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
平鳳臨鞏其間漢土襍處內變或因而作根本動
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
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
牆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
俊修濬完固北虜始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
年世平人翫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
十四年虜蹂花馬池拆牆而入寧夏鎮巡屢奏乞
築牆濬塹總制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

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弘治十八年冬虜復大舉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絃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

萬全之策
與克國兵
難踰度意
同

宸慮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虚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叅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寸心

也
山東盜熾揚一清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眾數千充斥近畿兵書束手無策一清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悉請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俱不知兵專主招撫賊放縱大肆劫掠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

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倡亂罪在不赦宥易將增兵殄滅乃已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於完令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帶西北勅兵數千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於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慮此賊出沒無嘗或奔淮揚通海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可虛卒之金山之徒竟如所料云

勝美

善克敵者在攻其心善破卒者在奪其氣伐其奸
謀擊其必敗威其利害撓其虛喝此攻心之法也
阻其糧道以待其饑深溝高壘以伺其衰此奪氣
之術也敵或傾國困我城邑或盡銳相拒則宜揀
留羸兵縻絆其軍潛遣精銳搗其腹心乘彼還救
張伏邀之是曰善乘其虛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
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射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
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臻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
左師潰敗績

漢光武詔馮異軍柵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
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柵邑異卽馳
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不可與爭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畧黑曰虜兵臨境徃於小利遂欲深

入若得柵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
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爲爭也潛往閉
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猝擊鼓
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漢虞詡遷武都太守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
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
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
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

招還流亡
假貸貧人
使有生計
可憫則民
不胥而為
盜此安境
息民之本

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
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走乃潛渡五百餘人於淺
水設伏候其奔躍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繇
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
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

魏鄧艾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將姜維維退淮因
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
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還令廖化白白
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猝還吾軍人少

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
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卽夜潛軍徑往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
敗

魏主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車駕至潼關恐不
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
阪知其無謀也令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車先登
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
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

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孫權拒曹操於濡須呂蒙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場所以備禦甚精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太開稻田又令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爭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至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都督領兵前攻蒙以精銳繼之侵長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權加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分與之

孫權使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宐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能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主召司馬懿詣京師曰

策先預定
英雄計策
若此所以
不武臨事
周張

為疑兵出
其南而泛
舟潛出其
北與韓信
渡夏陽之
計同

之
以
陽
而
作
也

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而走
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
坐守襄平此成擒耳
淮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
此非其所及也
今孤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
必先據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
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
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
一年足矣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
次於遼水
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
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
以拒懿司馬懿盛兵多張旗幟
出其南賊盡銳赴之
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
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
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
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
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
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
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
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
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
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
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
正欲致此不可失也
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捷

晉楊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會益州刺史王濬不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又濬
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
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
至是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
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
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
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
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平嘗之
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方弩戟楯不如中
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有
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軍不踰時勝可必矣帝深
納之

東晉蘇峻反攻石頭城據之晉陶侃溫嶠率兵討

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葉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部將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西魏將宇文測在綏州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嘗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

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遣斥侯伺其動靜是年突厥從連谷入寇去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自相蹂踐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後周武帝志在平齊章孝寬上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知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

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令各募
關河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
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
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更
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
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勇悍立爲部
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
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
師嘗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
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事
等摧枯其三策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
亂猶煩再舉若今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
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
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
遣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後遂大
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奇正相變
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

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乃符堅之不善也嘗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堅爲垂所陷明矣失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謂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笑勝少笑有以知少笑勝無笑凡事皆然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彥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

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必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齊發弓弩據高縱火刀楯卽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雒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雒實走襄邑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

必自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

宋熙寧七年王韶入朝加資政殿學士還至興平
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河
熙方守城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
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
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
以攻其所恃所謂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
者也乃直抵定羌城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
偏將入南山瞻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

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盱食數下詔
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以兵循西山
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瞻征窮蹙丐降俘以獻

宋紹興中兀朮至順昌劉錡會諸將問策或謂今
已屢捷宐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錡曰朝廷養兵
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
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
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
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

張巡守淮
陽以蔽兩
淮與此同
見

忠義之談
侃侃鑿鑿
可以動天
地而泣鬼
神

似此利吾
獨不能走
馬亦有可
疑

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曹成等二人諭之曰
遣汝作間若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
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
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
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
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易破耳卽置鵝
車砲具不用翼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
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
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

橋非濟敵
正欲以計
取之

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
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
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
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
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
於新河上敵繇之以濟錡遣人毒楨上流及草中
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
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
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

射馬擒王
之着

按兵不動
終日俱是
朝氣力疲
氣索暮氣
歸矣以銳
擊歸安有
不勝

元术數持
之長技一
且為騎所
破將只慮
無膽畧何
患強敵弗
難

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弊騎士氣剛
暇敵晝夜不解甲騎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
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清氣涼騎按兵不
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
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
餘元术拔營北去騎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
時元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

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
貫以革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
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
其臂碎其首敵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
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
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軍所殺戰自辰至
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深入
斫敵又大破之

信叔之敗兀木計謀勇力各半而實以全副精神出之自金元入犯以來無此奇捷快哉

國朝洪武時虜寇大同李文忠往援次白楊門前軍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據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眾來擊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傅友德等伐蜀至陝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

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

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

石死友德奮勇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

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為

水牌數下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

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三相戴壽太尉吳友仁

悉眾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搗江油壽友仁分瞿

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

正史要畧正集 卷七
敗其將向大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

經武要畧正集七卷終

